

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

王志高

(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 南京 210004)

摘要: 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一直十分薄弱。为了究明六朝建康宫城(一般称为台城)位置, 廓清都城布局等重要问题, 自 2001 年 5 月起, 南京市博物馆先后有计划、有重点地对成贤街、大行宫及其他地区的 30 多个建筑工地进行了大面积抢救性考古发掘, 获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本文首先对以往这一工作的主要过程和收获进行简要回顾; 在此基础上, 从工作思路和方法上总结经验和教训, 并对今后六朝建康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文物保护的原则等进行初步规划和构想。

关键词: 六朝; 建康城; 考古发掘

中图分类号: K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902(2008)01-0054-05

从公元 229 年到 589 年的 300 多年间, 先后有孙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相继在建康(今南京)定都。建康由此成为名符其实的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成为华夏衣冠正统所在, 成为南京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道二·昇州》引《金陵记》说最为繁盛之际的梁代建康“城中二十八万余户”, “东西南北各四十里”, 是一座有着百万人口的举世闻名的古代东方国际化大都市。它对同时代的北魏都城洛阳、东北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各古国都城, 以及后来的隋唐都城的规划和建设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与当时的古罗马一起被誉为人类古典文明的两个中心。然而, 由于隋灭陈后对建康城的“平荡耕垦”, 其城池和宫室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至少从明代开始, 包括六朝建康宫城(台城)位置及都城布局在内的诸多历史问题已经成为难解之谜。此外, 由于南京是一座典型的“叠压型”古都, 自六朝以来城市的中心区和空间格局没有太大的位移, 历史上新城一般总是在旧城的基址上起建, 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对旧有历史遗迹的破坏, 并使一代名都——六朝建康城深埋在今日繁华街市之下, 难以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客观上制约了相关研究的开展。受此条件限制, 相对于汉唐长安城、汉

魏洛阳城等著名古都来说, 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一直十分薄弱, 可以说是我国古代都城研究的一大缺憾。

近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快和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南京城区连续开展的多轮大规模城市建设不仅使南京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大量建设工程深触地下, 也为六朝建康城遗址的探寻和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了究明六朝建康宫城位置, 廓清都城布局等重要问题, 自 2001 年 5 月起, 在南京市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相关城市基本建设中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六朝建康城遗址所涉的成贤街、大行宫及其他地区的 30 多个建筑工地进行了一系列大面积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已经获得许多阶段性成果, 可以说掩盖在六朝建康城遗址之上千多年的神秘面纱正在逐步揭开。我有幸一直主持其事, 亲历了每一次考古发掘过程的艰辛, 每一次重大考古收获的欢欣, 感慨颇多, 深感有必要对以往这一工作的主要过程和收获进行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 从工作思路与方法上总结经验和教训, 并对今后六朝建康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文物保护的原则等进行初步规划和构想。

收稿日期: 2007-11-20

作者简介: 王志高(1968—), 安徽安庆人, 南京市博物馆研究员。

广义上的六朝建康城,包括宫城、都城、外郭三重主要城池,包括周围以石头城、西州城、东府城、丹阳郡城、越城、白下城等为代表的众多卫星城,包括其间星罗棋布的礼制、宗教、官衙、市场、里坊、园林等各类建筑,以及作为城市交通命脉的道路和水系等等。因此,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可谓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建康宫城(台城)是其核心和关键,这不仅因为宫城集当时建筑艺术之精华,而且如果宫城位置诸问题一旦确定,则其他问题势将迎刃而解。故在确定六朝建康城考古这一重要课题之初,我就把六朝建康宫城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关于六朝建康宫城,不能不提及南京地方历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朱楔。他在1936年出版的《金陵古迹图考》一书中考证认为台城的四界是:南至干河沿,北至北极阁下鸡鸣寺前,西至今中山路西,东近成贤街。因为这部著作是现代学者对南京古都遗迹的第一次全面考述,故其影响极为广泛。解放后大多数学者都承袭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讨论认为,台城在北起北京东路,南至珠江路,东到珍珠河,西临进香河的范围内^{[1] 49-50}。在2000年初正式公布施行的《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规定》中,这一地域还被划成六朝宫城遗址的保护范围,作为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之一受到立法保护。

如果台城具体位置的上述传统观点准确可靠,那么,经300多年的历史积淀,在今东南大学和成贤街地区地下应该埋藏有六朝时期的丰厚文化层和大量重要建筑遗迹。实际情况怎样呢?可供验证的机会终于来了。2001年初,位于东南大学南侧、进香河东侧的老虎桥监狱迁往南郊,原监狱建筑被拆平,场地闲置。我们遂在工地东北角布方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近400平方米。发掘结果大出我们意料,发掘区域文化层堆积浅薄,距今地表2米余即达生土,更未发现早于东晋的文化层和遗物。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对以朱楔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加以怀疑。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地点,其他地点地下六朝遗存的情况怎样?在随后8个多月的时间里,凡是这一地区需要动土的建设工地,我们无不争取得到了建设单位的理解和支持,得以逐个进行解剖式考古发掘。这些工地分别是:成贤街西43号大院工地,成贤街东星汉大厦工地,成贤街东南大学成园工地,北京东路南东南大学校园北部科技楼工地,成贤街东南浮桥工地及珍珠河东侧、珠江路北侧的华能城市花

园工地,其中华能城市花园工地、东南大学科技楼工地发掘面积较大,前者超过600平方米,后者则在800平方米以上。除华能城市花园工地以外,珍珠河西侧其余地点的发掘情况与老虎桥监狱工地几乎相同,皆未发现与六朝建康宫城乃至都城相称的重要建筑遗迹和遗物。故到2002年1月华能城市花园工地考古发掘结束之际,我们已经有充分材料可以否定旧说了。

六朝建康宫城不在今东南大学和成贤街地区,那么应该在何处继续探寻呢?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先来看看现存最早的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南京史迹概况的地方文献——《景定建康志》。从此志卷二十、卷四十六的相关记述可以推知,台城在南宋建康府城内北部,而在卷五所附的“历代城郭互见之图”中,“古台城”、“晋建康宫”更是清楚标注在南宋建康府城内东北方位。南宋建康府城系袭用南唐都城,后沿用为元代集庆路城,其规模四至今犹可考;北壕即今珠江路南侧北门桥下一线河道,东壕为今城东干道以西的一线河道。如此,则台城的位置可以限定在今珠江路以南、城东干道以西这一特定范围之内。

毫无疑问,我们下一阶段考古工作重点应该改移至今大行宫及其以北民国总统府周围。这一工作从2002年3月开始。截至2007年12月为止,已对这一地区的近代史博物馆工地、市民广场工地、日月大厦工地、华夏证券大厦工地、新世纪广场工地、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市体育局工地、邓府巷东西两侧广厦公司工地、延龄巷工地、利济巷西长发大厦工地、游府西街小学工地、长江后街工地、省警察博物馆工地、省美术馆新馆工地、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工地、省烟草公司工地等20多个地点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发掘面积逾万平方米。

天道酬勤。我们首先在今大行宫路口东南、太平南路东侧的新世纪广场工地获得突破性进展,接着又在其北侧的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利济巷西侧的长发大厦工地等多个建设工地先后发现大量六朝重要城市建筑遗存。这些遗存包括多条高等级道路、城墙、城壕、木桥、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及各类砖构房址、排水沟、砖井等建筑遗迹,以及以各类瓦当、釉下彩绘青瓷器等为代表的大量精美遗物,是迄今为止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最为重要的收获,其规模、等级非同寻常,出土的砖铭更可证明这些遗存与台城有关。发现的相互垂直的多条道路,对研究六朝建康城主轴线方向及台城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发现的一段

东西向城墙北折的拐点更是今后确认台城四至范围的重要坐标点^[2]。

除了成贤街、大行宫地区以外,我们还对其他地区的多个建设工地地下的六朝建康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主要有:2002年9月,在鼎新路中段红土桥西侧原建邺区国税局大楼工地发现一些残碎的南朝泥塑佛教造像,推测是一处与当时佛寺有关的宗教遗存;2004年4月,在城南秦淮河南岸船板巷旁的皇册家园工地,发现多座南朝砖井以及分属早晚两个时期的排列整齐的木栅一类军事防御建筑,出土有大量六朝早期青瓷器和铁箭镞、铁甲片等文物,其中以一件釉下彩绘带盖青瓷双领罐和40多枚筒牍最为珍贵^[3];2004年12月,在程阁老巷与洪武南路交界的西南侧工地,发现一条南北向的东晋、南朝时期道路。此外,2006年6月至9月,我们还对中华门内信府河巷工地、建邺路中段南侧金鼎湾工地的古秦淮河、古运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初步探明了这两条古河道在六朝时期的宽度。这些考古发现虽难以和大行宫地区的重要收获相提并论,但亦为六朝建康城遗址的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

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至今已经走过6年多的历程,其间虽然经历了一些坎坷和遗憾,但更多的则是愈来愈接近目标的激动和兴奋。在这个颇具挑战性的求索过程中,我们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又反复运用于实践中去检验修正,在许多工地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举其要者有:

1. 六朝建康城遗址的所有考古发掘项目皆属在基本建设中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期短,任务重,加之六朝文化层深埋在遗址的最底层,如果无重点地由上往下逐层清理,那么势必因为工期所限而影响早朝遗存的发掘。所以,一般情况下,对于明代以降的晚期遗存我们只能忍痛割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清理,从而余留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揭露宋代以前特别是六朝时期的遗存。对于六朝建康城的研究来说,地下的六朝遗存当然最为关键,但实践证明,所发现的唐宋、五代时期的遗迹有时也很重要,因为可以据此结合《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等地方文献的记载来推导发掘地在六朝建康城的空间位置。

2. 由于受诸多客观条件限制,单个建设工地一般都不太可能对地下的六朝建康城遗址进行全面揭露,而“叠压型”都城遗址的性质又决定勘探这种田野考古中常用的工作方法极难施行,并且对勘探发

现的遗迹性质也难以作出准确判断,所以选择在哪儿进行发掘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快解决台城位置、都城布局等关键问题,必须着力寻找那些能起界标作用的城垣、城壕、道路等城市遗迹。而避免如上重要大型建筑遗迹在发掘中被遗漏的最佳方案,便是布设探沟进行发掘。一个建设工地无论范围大小,如果能在工地上开挖两条互相垂直的“十”字形探沟,那么城垣、道路这类遗迹被错过的机率相对就小。如果再根据探沟内发现的遗迹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布方发掘,那么对相关遗迹规模和性质的论定无疑就更准确了。事实上,大行宫地区六朝建康宫城遗址考古发掘的诸多突破性进展就是主要得益于这种思路与方法。

3. 六朝建康城遗址已经湮没在今日繁华的街市、高耸的楼宇之下,对它的发掘只能等待动土的时机。这种被动性决定了所发现的遗迹只能是一个个“点”。怎样把这些“点”连接成“线”,进而复原为六朝建康城完整的“面”,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方法之一,对于重要遗迹的性质,一个“点”往往不能说明问题,必须思考它与之前已经发现的相关遗迹的关系,必须密切关注其周围可能即将动土的其他建设工地,设法寻找机会进行发掘验证;方法之二,一个“点”的性质一旦得以确认,那么通过文献记载的线索,就可以对周边地区地下六朝遗存的分布情况作出大胆的推测和分析,对可能遇及的考古发现了然于胸,并以此作为所涉地点今后选定考古发掘位置的依据。与此同时,利用文献资料对发现的遗迹进行释读,然后补绘那些“点”与“点”之间、“线”与“线”之间的空白,直至最终完成科学的六朝建康城平面复原图。虽然我们不能说已经找到了最好的捷径,但循着这个思路与方法,确实正一步步解开谜底。

4. 在目前六朝建康都城及宫城平面布局尚未大部究明的情况下,不要急于对已发现的重要城市遗迹的性质下结论。与其他古都已经积起累累考古发掘资料相比,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可以说是刚刚起步。唯其如此,才极易诱发对已发现的某些城市建筑遗迹过早草率定性,从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导。例如,在新世纪广场工地发现一条南北向的高等级道路,在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发现一处城垣的东南拐角之后不久,就有多位学者先后对其性质作出大胆分析,但随后在周围其他工地的相关考古发现却很快证实这些猜测多有问题,皆与事实不符。所以,除非有了确凿的证据,否则不宜过早下结论,而应该更加小心地从出土遗迹和历史文献两

个方面来认真求证。

不过,由于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新课题,许多经验和方法都在摸索之中,因此,在过去的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如在今东南大学和成贤街地区的考古工作过程中,当时确定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地层堆积等来确认台城的核心位置,虽然最终如愿根据考古发现否定了台城在这一地区的旧说,但由于未能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问题,未能推广运用探沟法进行发掘,故可能已与解决六朝建康都城北界的大好机遇失之交臂。这样的遗憾在大行宫地区考古工作的前期亦同样存在,当时尚未确定以寻找城垣、道路这类重要遗迹作为解决台城位置的突破口,故在民国总统府前市民广场、日月大厦、华夏证券大厦等工地发掘区的选定上存在一些缺憾,非发掘区地下仍可能分布有重要遗迹,它们在随后的建设施工中已遭彻底掘毁。

三

虽然目前我们已就六朝建康宫城(台城)的核心位置,台城的东界、西界、南界,台城的内部城垣及道路布局,以及以瓦当、釉下彩绘瓷器为代表的遗物等问题的探寻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迄今已揭露的相关遗存显然仍只是湮没地下的六朝建康城遗址之冰山一角,这部地下无字大书还才刚刚打开开头的几页,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我们去翻阅。展望未来,对于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深感责任重大,为了积极推进这一工作的全面开展,尽早较多地实现我们的目标,少走弯道,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宏观上对相关文物法规、今后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文物保护的原则等进行修改和调整。

第一,鉴于六朝建康城在南京乃至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应把这一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全面纳入南京城市规划和法制管理的轨道。2000年初正式公布施行的《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规定》,虽把六朝建康宫城与御道遗址区列为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之一,规定在遗址区范围内的建设工程,施工前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经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但由于一些历史和客观原因,这部地方文物法规主要参照旧的传统观点,把今东南大学和成贤街地区划定为六朝建康宫城遗址的保护范围。然而如前所述,大量的考古发现已经揭示今大行宫及其以北民国总统府周围才是六朝建康宫城遗址的真正核心区。因此,当务之急是尽早根据考古发现重新划定作为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的六朝

建康宫城遗址的具体保护范围。此外,根据文献记载,台城以外的六朝建康都城及其周围以石头城、西州城、东府城、越城等为代表的主要城址的地下无疑也埋藏有大量重要的六朝城市遗存。为了避免它们在施工中被破坏,这些城址也应该立法加以保护。当然,考虑到当下南京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可以根据各类城址的重要程度以及解决问题紧迫性的不同,采取分级保护的方法。其中,作为六朝建康城核心的台城遗址是第一层级需要绝对保护的範圍,台城外圍的六朝建康都城和石头城遗址是第二层级需要保护的範圍,六朝建康都城周围的其他诸多卫星城则是第三层级需要保护的範圍。只有立法强调以上三个层级保护范围内的所有建设工地在开发施工前须经考古勘探和发掘,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才会真正得到有效保障。

第二,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继续跟踪有关重点建设工地,尽快通过考古发掘确认六朝建康宫城外重城垣的北界、诸城门的位置和形制以及内重城垣的布局等。在台城四至范围大体清楚的情况下,应把当时集中社会财富、智慧与技术建造起来的最高等级建筑——宫殿基址,作为今后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重点之一。

第三,由于缺乏必要的考古材料,目前学术界对六朝建康都城四界、城垣类型、都城布局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尽快全面启动作为六朝建康城遗址重要组成部分的都城城垣、道路等遗迹的考古探寻工作,就显得尤为迫切。

第四,除了宫城和都城,其外围众多的卫星城堡,以及散布其间的各类型建筑,也是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我市考古技术力量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石头城、西州城、东府城等主要城址以及以佛寺为代表的宗教建筑遗存等优先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第五,应把六朝建康城重要建筑遗迹的保护工作置放到与考古发掘同等重要的位置。就重要古代建筑遗迹的保护而言,虽然我们过去做过一些工作,如新世纪广场工地发现的东晋砖铺车道中保存最好的一段及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发现的一座典型南朝砖井、一段南朝夯土城墙均已整体移运至南京市博物馆进行保护展示;南京地铁二号线大行宫站工地发现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南朝砖井已得到加固提升,并将于车站工程竣工后作为特色景观进行原地保护展示;南京图书馆新馆东部负一层过道大厅地下原地复原展示了部分六朝建康宫城建筑遗迹。但实事求是地说,考古发掘现场的重要遗迹保护工作没有引起有关部门

足够的重视,以致一些重要建筑遗迹在考古发掘结束后或掩埋或掘毁,留下一些难言的遗憾。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无论公众、媒体,还是各级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出如此之大的关注和热情。这是现阶段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资本和动力”(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语),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六朝建康宫城遗迹的保护与展示。四年前,在考古发现之初,当遗迹保护与工程建设面临矛盾时,不仅建设施工单位难以理解,就是作为使用方的南京图书馆也心存顾虑。但如今当遗迹展示区以独特的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群众、领导以及新闻媒体的一致喝彩。它所蕴藏的历史底蕴与新馆建筑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被誉为南京图书馆新馆工程的“神来之笔”,不仅为六朝故都南京增添了一处名符其实的六朝文化新景观,而且已经成为新馆开放以来最为吸引眼球的亮点,已经成为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两者兼顾的典范。

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相对于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来说,它的保护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由于涉及相关单位的实际利益,由于现阶段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水平还不尽相同,由

于目前文物部门的人力、物力条件还比较有限,我们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间内六朝建康城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仍将困难重重。众所周知,重要古代城市遗迹的具体保护方法,不外就地原貌保护展示、易地原貌保护展示和原地原状复原展示三种,其中前者是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的最高要求,也是我们今后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中重要遗迹保护的理想境界。当然,如果客观条件确实不具备,退而求其次,则应尽力争取实施另外两种保护方法。

总而言之,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科学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毕竟刚刚开始,还有许多未知之谜等待我们去破解,还有许多重要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理解和支持,需要有志于此的南京几代考古工作者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蒋赞初. 南京史话[M].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 [2] 王志高, 贾维勇. 六朝古都 掀起盖头[J]. 中国文物报, 2004-03-10
- [3] 王志高, 贾维勇. 南京发现的孙吴釉下彩绘瓷器及其相关问题[J]. 文物, 2005(5).

(责任编辑: 胡晓明)

Review and Prospect for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Relics of Jian Kang City During Six Dynasties

WANG Zhigao

(Nanjing Museum, Nanjing 210004, Jiangsu)

Abstract: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research in Jian Kang City During Six Dynasties have received scant attention compared to Tang's capital Chang'an and Han's Capital Luoyang due to certain limitations. It may be safe to say that it is a pity for the research in China's ancient capitals. Since 2001, Nanjing Museum has been purposefully and focally excavating more than 30 construction sites around Chen Xian Jie, Da Xing Gong, etc.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location and layout of the Forbidden City in Jian Kang City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Several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ever since the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excavation. Based on that, it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the methods and guidelines and then gives a preliminary plan and ideas of the emphasis of the excavation and principles of the conservation in the field excavation of the relics.

Key words: Six Dynasties; Jian Kang City;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